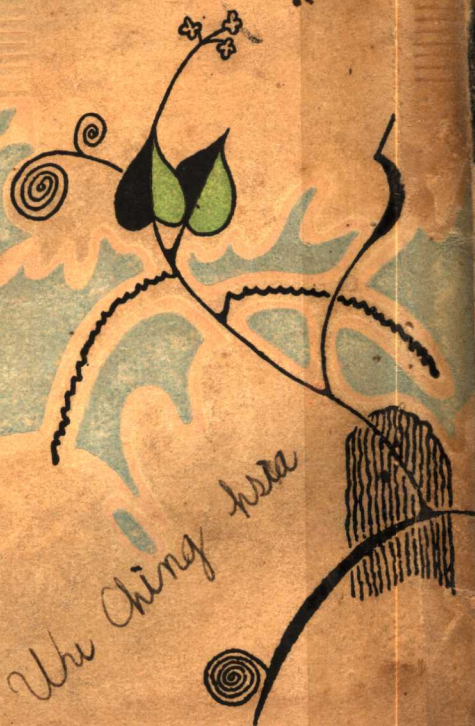


天笑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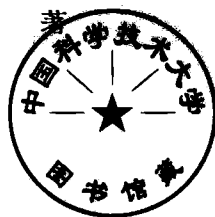
馨兒就學記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馨
兒
就
學
記

天笑生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庚戌年八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十版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國難後第一版

警兒就學記一冊

(84702.1)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天生

發行者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教育小說
馨兒就學記

嗟夫。余今者兩鬢霜矣。迴憶兒時。負革囊挾石版。隨鄰兒入學。時光景宛然在目。自惋百事無成。馬齒駸駸加長。雖欲求如髫齡挾書就學之一日。寧可得耶。顧事雖平澹。無奇然握管記之。亦足見少年興趣。況爾時重闌具慶。繞膝問字。天倫之樂。油然而燈影書聲。此味尙津津焉。嗟夫。嗟夫。今日欲見我父我母者。其在夢中乎。我書此。泫然者久之。我甚望世之少年。勿輕擲此好光陰也。

第一章

余他不復記。記我丙寅之秋。至來年瓜期之情事。此一年中。余略能記憶。乃以日記體誌之。惜余不文。願亦願我可愛之少年。課暇時。輒流覽焉。

八月初六日。今日爲暑假開學之第一日。長夏光陰。忽忽又去。如逝水矣。晨起八點鐘。吾母爲我梳洗訖。送我至學堂。蓋我爾時肄業於明德小學校高等級。三年於茲矣。今日爲受第三年級之新學課。私心竊喜。當努力用功。以博父母歡心。願

暑假初過放心。未收爲狀。如初受羈勒之馬。時學堂中之學生。均已萃集門前。對字爲一文具店各學生。齎集其門。或購鉛筆。或買字簿。肆中執事不勝其煩。然觀其與兒童周旋。初無忤者。以故學生恆親近之。

學堂之門。旣擁擠如山。余思力弱。良不易排衆人。而獨前偶憶自體操場前。有一便門。脫今日未闔者。可由此進焉。余遂詣體操場之門。忽有自後叩余肩者。余疾回首。則余前在二年級受業之何先生也。先生於我一學級中教法最良。又能體諒學生之心。雖有頑劣。亦帖帖就範圍。故先生之愛學生。與學生之愛先生。如磁石之引鐵。

先生乃字我。小名曰馨兒。今日就學乎。余肅立向先生。一揖敬答曰。諾。先生笑而頷之。嗚呼。余之受業於先生兩年矣。凡先生之所詔。皆足使我輩愜心。今我遽升入第三年級矣。再不能復登此講堂。以接先生慈善之笑貌。以聆先生懇切之訓誨。我念至此。我不覺愀然而悲。

我學堂者復附設幼稚園至是幼稚園之生徒大集車夫傭婦雜遝喧騰乃以一手攜學童一手挾書包而進坐待開學時校中教習校長及各職員咸大忙奔走遊廊下往來指揮而校中小使僅兩月未見頤而長矣卽諸同學中亦有高過於前者以是衡之則人之視我也亦與我之視人將母同

已而鐘動矣學生魚貫各隨其受業之教師入講堂肅然無聲而最可笑者則幼稚園之學生彼以上學之初心念是中束縛人者必至苦而無甘泣不能仰於是吾學堂之女教習金彭二女士出果餌以餉學生攜手百計勸誘使分坐小椅上小學生有見其乳母歸者噉然而號先生乃攜之遊戲場中止其啼

時吾弟在張伯華先生之一學級吾妹在蔣韞珠女先生之一學級余則今年聽楊震亞先生教誨矣教室寬敞而明淨上下兩層全級學生計五十四人就中最勤勉而每試輒列優等者爲高生景明今高君貴矣而余仍落拓故我也

新教室者較前華麗而壯觀顧自休假以來終日跳躑於郊原草磧或爲泳水之

戲潛身大川中。慣爲壯快之舉。一旦入學堂。遂覺此湫隘之教室。令人悶損。嗚呼。此暑假之光陰。往矣。我將局促如轅下之駒。日日來此陰霾逼仄之教室。以消此一歲韶光耶。又心中紛如亂麻。髣髴與羣兒戲於水濱。又念兩年來受業之先生。已馴染有年。今驟與先生判居倍覺惓惓。蓋吾何先生視吾輩若小弱弟。教誨勤懇。以吾輩肉眼視之。殆世界無有第二良教習如我何先生者也。

何先生既視吾輩如小弱弟。吾輩亦視何先生若長兄。幾忘其有教習學生之分也。每日見先生慈愛可掬之笑容。卽令學生歡迎。至今日之楊先生。則背高而顏瘠。髮長。委肩如畫。圖中之哲學家。額上皺紋疊疊。沉默寡言。偶一發吻。則又聲震屋瓦。雙目炯炯。直注學生之面。學生皆不敢仰視。意謂是先生者。其嚴厲必過於何先生。以是心忪惓惓。莫不畏而憚之。嗚呼。今日纔暑假後開學之第一日也。馳念此一學年中。日日如今日者。則我之視此學校也。將爲犴獄矣。

八月初七日。余輩視楊先生爲嚴厲。不可犯者。至是始消釋其疑念矣。晨起與諸

同學聯翩入學堂。我楊先生亦至講舍。甫經迴廊。卽有四年級之學生四五人。歡騰而呼曰。先生先生。羣簇而與先生捧手爲禮。又有二三人亦至躍而前呼曰。先生先生。凡繞廊之下。草磧之前。羣兒方嬉戲者。見楊先生則咸來問訊。嗚呼。是非學生敬愛先生之一大明證歟。而我輩之惴惴於先生者。思之甯不大愚。

先生受學生歡迎。則笑而領之。顧先生仍寡默。無言蹙其雙眉。佇立窗前。以遠眺室外草場。若有所思慮者。於是我輩遂入講室。各就其位。先生閃其目如鸚迴旋於各學生時。我輩方習字。寂靜無喧。先生乃下講壇。週視各學生姿勢。及察其動情。我輩執業。愈不敢怠。而講堂上闐無聲響。惟聞先生革履之聲。蹀躞而已。

先生方巡行間。瞥見一生兩額皆赤。爲狀似病。先生乃行近其几前。以手按學生之額。蓋恐或有所感冒。學生病先生憂也。此時同級中有一生頑而不馴。遽離坐。以兩手按病人之脈。若爲醫生者。然同學皆笑。先生乃回眸睨此學生。學生恐而歸坐。抱其頭。噤不敢聲。蓋以先生嚴毅。必示以懲罰也。

先生以手加於學生之肩。僅低語曰：歸而坐。勤而業。學生伏案不敢仰視。已而習字課畢。教習乃上講壇環顧一週。似有所誠勉。我輩皆默然以爲先刻之事發矣。彼頑劣之生必遭嚴訶者。蓋無疑也。

既聞先生以親切之語調告我輩曰：諸君乎。余今日擁此講席。以與諸君相周旋。凡此暮年之光陰。中皆日日與諸君晤對者也。我願諸君敦品勵行。咸潛心於學業。他日學成爲世所用。足以起我衰敝之祖國。藉與列強競爭。勿使他姓男子來躡吾土。是豈諸君與鄙人之幸。抑亦吾國前途均蒙其福也。余與家庭之幸福。消弭殆盡。一身以外。全無係屬之人。去歲尙有一老母。今則已矣。自高堂見背後子然一身。更似天壤間一畸零之人耳。言已。先生若不勝悲梗者。

已復語曰：我今視諸君如弟輩耳。諸君以外。我尙有何係戀。諸君當深諒我意。我蓋願諸君皆爲我國非常傑出之人物。迅救我國於阽危不則亦當爲良國民。而我之所最爲悲愴者。諸君或荒嬉自甘。輕棄此寶貴之光陰。或有不率教者。梗頑。

難化。則不能。不予。以懲罰。抑知我。雖予諸君。以懲罰。我心。蓋滋感焉。我願諸君。以師事余。亦以兄事余。我與諸君。當視如骨肉。如手足。諸君。苟齒我於朋友之列。當不以余言。爲謬。願諸君。澄澈思之。亦知余言。有欺諸君者乎。

先生語已。頻以手巾。拭額上。汗淚皆瑩。然是足表先生。一片熱誠。全傾注於學生之身。我輩苟自棄其何。以對先生者。此時我。心中作是想。我同學之心中。當亦作是想。均俯首以聽先生之訓誨。俄而鈴聲動矣。同學皆肅然瞻視先生。退出教室。向者爲醫生狀之學生。乃親至先生前。謝罪曰。先生請恕學生向者之失禮。先生拊其頭曰。往哉。後勿爾爾。不汝咎也。

八月初九日。是日乃有一不幸之事起。自我同窗之身。初不虞於此學期之劈頭數日。乃有是變也。今晨吾父送我至學校。我於途中告我父。以楊先生之所語。我父詔以在學堂中。當以先生之言。是從先生言。言皆金玉也。已而將及學堂門。見圍而觀者甚衆。人聲喧雜。我不知今者學堂猝起何變。我父亦駭愕。不置我乃牽

父衣自人叢中擠身而入。初入學堂門。見校長室。外焚亂如麻。又聞歎息之聲。四徹曰。可憐哉。此周家孩子也。既乃入校長室。則有警察二人。暨一戴金絲鏡黑呢大褂者在。

是蓋某醫院之醫學士也。余識之時。吾父乃詢校長曰。今日何如此擾擾者。校長目視醫學士。復語吾父曰。馬車斷學生足矣。言已默然。旁一人曰。周邦傑今日入學堂。爲馬車傷其足。蓋周邦傑者。與余爲同級生。今日晨起詣學堂。忽罹此厄慘哉。

顧周生之受此創也。乃以救人故。初本學堂之初等科學生七八人。亦入學堂來。其母送之半途。騰躍而前。母制之不可離。母已數十武。躓石而顛於中衢。適後有馬車。驕驕而至。小學生奔避不及。脫非周生者。車輪碾其身上。過矣。周生一躍而前。迅救此同學。而孰知己身乃受創。蓋周生者。陸軍統制周公之子。統制者嘗以中俄之戰。匹馬單槍。以陷敵陣。羣震其勇。而周邦傑者。亦勇敢有父風焉。

方萬聲沈寂間忽見一婦人劈衆人而獨前狀類癩者此周生之母也以父母愛子之心度之其心痛腸斷甯可言者乃見復有一婦人入眼淚沿頰而下入時卽向周生之母長跼不起來者爲誰蓋卽邦傑所救學生之母也此時滿堂之視線萬目睽睽均集於此兩人之身室中寂靜惟聞此兩學生之母嚶嚶啜泣而已忽聞馬車之聲驕驕然當門而止俄而學校中之小使背負周生而入周生兩手伏於小使之肩荏然無力目閉口張面青如鐵時人人震駭噤不作聲我楊先生就小使之肩抱周生於懷向之垂淚於是我同級生舉泫然已而滿堂之聲響動搖咸呼曰周生好男兒周生俠少年周生以拯人而傷足不愧爲軍人之兒周生聞衆人謹呼聲略啓其眼又轉目四矚嚶然而呼曰我書包奚往乎語已又闔目喘息若不勝憊者小學生之母遽趨前曰周公子書包在余處君勿繫念君以救吾兒故致奮身不顧我實不知所謝我見君之創而痛心恨不能代君任此苦也言已涕交於頤至不能仰周生之母見此狀轉慰之曰嬌勿悲矣是兒合當

有此蹇運抑愚夫婦不德所致言已亦泣

已而校長及楊先生小使等復送周生上馬車兩學生之母看護之遂送周邦傑歸家是日以周生故停課

八月十二日我學堂中同級生五十餘人實有種種之人物有文學士有理學家有豪傑有販豎有勤勉家有怠惰者就中與余最親密者有一生曰張公霖張君在余一學級中年最長今纔十六耳肩博而背廣有糾糾風貌雄碩似大將顧性質溫和而又謙挹植身接物足爲同學表率又富於義俠心視同學如弟兄焉

次爲滕家望滕君家甚貧嘗衣破襖補綴殆遍肘露而踵決乃滕氏子處之夷然性好談諧活潑而有興味或云乃翁以越南之役在大將軍孫文毅麾下屢冒萬死而奪敵纛得有勳章今其父已沒將門之子衰矣然人之見之者恆許此子爲遠大器也

與滕家望駢坐者有顏生希淵弱而多病在運動場中恆一人向隅彼常見同學

之活潑壯健。輒自恨病根之爲累。顧一學級衣服最麗都且恂恂如處子。其母以獨子故愛之逾甚。

坐我前席者其父爲鐵工。同學咸呼之爲小鐵。小鐵面紅如林檎。顴頰短而顴聳。恆能自變其狀以博人笑。忽喜忽戚。忽怒忽笑。頗類滑稽之畫。

坐於小鐵之左者有著名吝嗇之錢氏子。黃髮而鵡鼻。兩眉倒垂。似世俗所繪之無常鬼。骨瘦而柴立狀貌可憎。其鄙吝之態使人發噱。斷墨片楮固已視等兼金。甚至鉛筆之木屑。兔毫之退鋒亦什襲珍藏之。其終日營營全不注意於學問。逢試驗之日則拔石版上之小釘竊課卷中之餘紙以爲得計。至他人已繳卷乃竊窺同坐生之答問以爲敷衍其卑劣蓋如此。

年齡之次於張公霖者曰馮生。道善金業某之子。恆服藍色長褂。今爲醫者矣。馮生之左有小吳生。左手不具而事親以孝。聞聞其父五六年。前在美州作工。至今未歸。其母以女工佐兒讀。而小吳生亦足慰母心。小吳生之前席有大吳生。同姓。

而不宗者也。嗚呼！我一級中相貌之醜，蓋未有如大吳生者也。

大吳生背駝而首短，齒缺其二，顧勤學，殊甚。凡教習之所詔，耳無旁聽，目無他矚。故於所習之業，輒能對答如流。大吳生之旁坐一盧生，則適與相反，而每試輒落第者也。

嗟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容貌不一，性質亦不一。五十餘人之同級生，安能一一俚指述？此中眉目清秀，學問優拔，每試輒冠其曹者，允推高景明氏。是歲高君方十四歲，此則教習與學生咸交口稱許，無間言者也。顧我則獨與我鄰居之一田生、振實、善。

田生、振實者，與余居同里，生同歲，於各學課恆列優等，而算學爲一級最居恆不輕語，不妄笑，沉默寡言。同學呼之爲木頭得之人。言謂其母蚤死，繼母待之慘酷，無人理。少有過失，操大杖笞之，以是得臆病。嗚呼！田生果得臆病歟？真瞽說也。同級中與我最好者，田生、振實、張生、公霖之外，高生與我亦甚厚。然不及兩君甚。

十五日。今日余至學堂。途遇我叔父。略談片晌。余遂較向。日至學堂。時刻爲稍遲。方至學堂之門。見有同學生五六人。圍此左手。不具之小吳生。而擲擄之。或以鉛筆擊其頭。或自後捋其髮。以爲笑樂。而小吳生大困。乃以殘廢之故。竟不能爲多數之抵抗。悲憤交集。淚潛然如雨下。而此無情之同學生。嘲弄愈烈。小吳生面紅頸赤。脣顫不能已。

時則同級生中之所謂小鐵者。最儇薄而頑劣。乃一躍飛上椅子。曰小吳小吳。而母賣菜傭也。我不能爲汝友。又揚其聲曰。青菜乎。蘿菔乎。三文一斤。五文一斤。控其革鞞於臂。以狀小吳生之母。而觀者咸擊掌譁呼。同聲喝采。以助小鐵。

小吳生憤不能堪。不暇詳察。遽取一墨水壺。直投小鐵之面。小鐵躲避之。墨水壺遂從小鐵頭上飛過。恰楊先生排戶而出。而墨水壺適中楊先生之身。楊先生之袴上。墨汁淋漓。污痕狼藉。斯時楊先生猛受一驚。而各生徒皆蛇行鼠伏。徐徐悉就其坐位。

楊先生亦不動聲色坐定乃問曰誰耶斯時講室中寂然無有應者黠者則以眼偷視先生之面謹愿者至懣息屏氣不敢一仰首已而楊先生再問曰誰投墨水壺者忽於萬聲闐寂之中有一人挺身而出朗然答曰先生投墨水壺者我也噫賢何人則張生公霖是

楊先生以目注視張生又環視各生徒曰果張公霖歟張生急應曰然先生我也先生略低首沉思乃和顏怡色復問曰我不懲罰誰請投壺人自供其爲誰於是小吳生泣言曰同學中皆打余罵余戲弄余余實不能耐余殊一時鹵莽乃擲此墨水壺今悔之無及願先生恕學生學生後不再犯

楊先生復環顧各學生曰果小吳生歟各學生皆應曰然實非張世兄小吳世兄爲彼人所嘲弄於盛怒中擲之斯時小鐵與盧生錢氏子以及當時之擲揄小吳生者均默然無語楊先生乃諭之曰君等舉手足完具之人也以手足完具之人而乃侮辱身體不具之人我實爲君等恥夫君等皆有志之少年他日將爲偉大